



师道书系



XUEXIAO ZAI CHUANGWAI

# 学校在窗外

黄武雄 著

---

本书以非常流畅的笔调深入浅出地  
引导读者重新定位知识，重新认识学校并重建社会价值观。

---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EXIAO ZAI CUANGWAI

# 学校在窗外

黄武雄 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校在窗外 / 黄武雄著. —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81119-511-8

I. 学... II. 黄... III. 中小学—教学研究 IV. G632.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03418 号

© 黄武雄

本书由左岸文化出版社授权出版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09-0754 号

## 学校在窗外

黄武雄 著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策 划  | 侯 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文字编辑 | 衣方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Z2 设计工作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(100048)         |
| 电 话  | 68418523 (总编室)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| cnuph.com.cn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 箱  | shidaoshuxi@hotmail.com        |
| 市场发行 | 010-68418521 010-68903049 (传真) |
| 系统发行 | 010-58802818 010-58802839 (传真) |
| 印 刷 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640 mm × 940 mm 1/16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20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36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0 001-6 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3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# 目 录<sup>①</sup>

## 篇一 孩子为了什么去学校？

- 之一 替那些死去的孩子活下去 /3
- 之二 如果死亡只是像睡梦 /11
- 之三 天上还会再长出一个月亮 /21
- 之四 我要到那不知名的地方 /32
- 之五 学校教育的本来面目是一顶小丑帽 /36
- 之六 一个不存在的女人名叫丽娜 /41

## 篇二 通往普遍世界的云梯

- 之一 学校该做而且只做这两件事 /49
- 之二 猫在画廊里看画 /61
- 之三 在看不见摸不到的世界里思考 /69

## 篇三 知识是人的创造经验

- 之一 套装知识与经验知识——兼谈社区大学学术课程的定位 /85
- 之二 \* 独立思考与主体经验——比较通识教育与社区大学的理念 /101
- 之三 \*\* 理性的叛逆与解放——论通识教育与科学教育 /128

# 目 录

## 篇四 教育改革是一团迷雾？

- 之一 唐·吉河德的眼睛黑白分明——当前教改问题对话录之一 /157
- 之二 学校在窗外——当前教改问题对话录之二 /174
- 之三 教育改革要发展公共论述——当前教改问题对话录之三 /204
- 之四 教改怎么办？ /217
  - (上) 教改的架构与精英思维 /219
  - (中) 底层部分的改造 /225
  - (下) 向上层部分渗透 /245
- 之五 十年教改烟云过（文集）/280
  - 再等半个世纪 /281
  - 九二八与教师自觉运动 /283

## 附录 我们要办什么样的社区大学？

①章名前标注\*之文，其内容较为艰涩或牵涉太多技术性问题的，阅读恐稍有困难。标注\*\*者更甚。初读时可择所好略过，随后补读。——作者注

篇一

孩子为了什么去学校？



## 之一 替那些死去的孩子活下去

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在他的近著《自己的树下》<sup>①</sup>中，讨论“孩子为什么要上学”，书中有一段对白：

“妈妈，我会死吗？”

“你不会死，我希望你不会死。”

“可是我好像听到医生说，这孩子没救了。我觉得我会死哪！”

对白的背景是：幼年时期的大江，放弃学校的功课，拿着植物图鉴，独自走入山里，去学习植物的名称和生态。一个大雨倾盆的秋日，他迷失在山中的森林里。隔日被发现躺在一棵七叶树下发高烧，村子的人把他救了回来。

“就算你真的死了，妈妈还是会再把你生下来。”

<sup>①</sup> 原文名为“自分の木の下で”，但中译本却不叫《自己的树下》，而改书名为《孩子为什么要上学？》，时报文化出版社，陈保朱译。



“但是那个小孩和现在就要死去的我，不是同一个人吧？”

“是，是同一个小孩。我再把你生下来之后，就会把你以前所看过、听过、读过、做过的事一一讲给那个新的你听，那个新的你也将学会现在的你所说的语言，所以你们是同一个小孩。”

随着秋天过去，大江逐渐复原，初冬回到了学校。事隔半个多世纪，现今大江已步入老年，他记得，当时回到学校之后，时常陷入沉思，在心中自言自语：

教室或运动场上的同学们，是不是也都由他们的爸妈把那些没长大的孩子所看过、听过、读过、做过的事反复重述，让他们代替那些死去的孩子继续活下来呢？而这事的证据，就是我们都继承了同样的语言在说话。

而我们每个人不就是为了把这语言变成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才来到学校的吗？我想不仅是国语、理科、算术，就连体操，也都是为了继承死去的孩子的语言，继承他们所看过、听过、读过、做过的事，才必须学习的东西！一个人独自跑到森林中，比对眼前的树木与植物图鉴，并不能代替那些死去的孩子，不能与他同化而变成新的小孩，所以我们必须到学校。

## 二

老年的大江的另一个回忆，是关于儿子光的事。光出生时脑部异常，头看起来有正常幼儿的双倍大，后面多长了一个大瘤。医生把瘤切除了。光到四五岁还不会说话，但他对音乐非常敏感。相较

于人类的语言，光更懂得野鸟的歌声。这时的大江又问起自己：为什么光非上学不可？光清楚鸟声，喜欢父母教他认识小鸟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可以搬回山谷的村子里，住在森林边的老家，与父母三个人一起生活呢？作为父亲的大江，为光提出疑问：

我可以读着植物图鉴，确认树名和其生态，光可以聆听野鸟的歌声，叫它们的名字，妻可以画素描，煮饭做菜，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？

光进了学校的特教班，班上许多同样有智障的同学，时常在教室里大声吼叫，此起彼落。上学不久，光便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喜爱安静、不喜欢吵闹声的朋友。两个小家伙时常窝在教室角落里，手牵手忍耐教室里的噪音。光还帮助这位行动比自己困难的朋友上厕所，并一起听FM的音乐节目。

光长大后变成作曲家。大江在他的书中继续说：

现在对光来说，音乐是为了确认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宝藏，把自己与社会相联结的最有效的语言传递给他人。光的音乐虽然萌芽于我们的家庭生活，却在光上学之后形成。不管是国语、理科、算术、体操、甚或音乐，**这些都是语言**，都是为了让**孩子充分了解自己**，与他人相联结的东西，外语也是一样。

为了学习这些东西，我想不论在什么时代，这世界上的孩子们都应该去上学。

### 三

作为小说家，大江已将学校教育的目的，用他自己深刻的生命

体验，生动而完整地呈现出来。

大江的第一个故事说要替死去的小孩活下去，象征与过去的人们相联结；第二个故事回忆光在学校找到相知的朋友，一起听音乐，帮忙上厕所，则表示与同时代的人互动，与家人之外的不同生长背景的人互动。

换句话说，依大江看来，人生下来要学习与不同时空下的人类经验相联结，而相联结的信物则是语言。但这个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，不只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语言，像母语、中文、日文、英文等，而是知识本身，是死去的小孩所看过、听过、读过、做过的事。或更清楚的说，是经验本身，包含人对鸟声的感受、把种种感受转化而写成的音乐。

大江的故事也透露出另一层意义：与别人的经验相联结，或说与世界有了真正的来自内在经验的联结，才能了解自己。光听野鸟的歌声，进学校与相知的朋友手牵着手，在教室的角落，在厕所的阶梯，慢慢他看到了自己，写出令人感动的曲子。

人借着与世界互动，了解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，才能反观自己，了解自己。

大江从这里找到了孩子为什么要上学的理由。所以他说：任何时代的孩子都必须去上学。

我想借大江令人感动的生命故事作为引线，来进一步深入孩子与学校的问题。我不能确定孩子是否一定要去学校，因为今日的学校所教给孩子的，不是联结于人的内在世界的“经验知识”，而是一整套的经过标准化、抽象化的“套装知识”<sup>①</sup>。这一整套的套装知识反而把人从真实世界中分离出来，与不同时空的人类经验隔离

<sup>①</sup> 在本书篇三之一中，将较精细地讨论经验知识与套装知识。

开来。

基于这个缘故，我把大江原来的问题改成：

——孩子为了什么去学校？

以这个问题作为主轴，在接连的几篇文章中，我要探讨学校教育的本来面目。当学校有了它应该给孩子的东西，才能讨论孩子应不应该去学校。

要分析学校教育的本来面目，必须先谈一些较根本的有关人存在的问题。

#### 四

1994年我罹患重病，肝癌病发并已扩散至肺部，三家医院都预告生命期只在三个月至六个月之间，我在病床上做完当时认为是最后一篇数学研究的论文<sup>①</sup>，随后病情缓和，我奇迹似地活了下来。但我仍不停地工作，又花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一篇以数学概念探讨经济哲学的长文<sup>②</sup>。

病中几年，我隔离于俗事之外，在精神上度过了一段真正自由的时光。那段期间，我常自问：人对世界好奇的根本意义是什么？如果我流放在孤岛，与世完全隔绝，我会不会再做数学？会不会仍

① 这篇论文的一部分续与林俊吉的另一结果合并，发表在美国数学期刊《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》，141（1998）105-116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篇研究工作。

② 这篇长文的第一部分发表于法国经济学期刊《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》（SCW），2004。第二部分，经大幅改写，将发表于同一刊物 SCW 2009。

像现在这样，好奇地想知道潜藏在这世界底层的理性规律而辛勤地工作？

我向自己提这个问题，是想知道人追求知识，对世界好奇的动机是什么。

小孩的好奇是天生的。好奇有利于认识周围世界，认识周围世界则有利于维生。但假定维生已不成问题，人可以衣食无忧，那么好奇是为了什么？

数学家、科学家做研究的内在动力是什么？除了职业上维生的需要之外，是为了名利与地位，还是纯为好奇而好奇，为研究而研究，为创造而创造？

为了要使孤岛问题问得真切，我必须进一步虚拟问题的情境：如果在那孤岛上有足够的果实玉米、兽皮石屋，供我温饱，那么我做什么？我还会做数学吗？

同时我还做这样的假定：我很确定这孤岛永远不可能与外界沟通，即使我做出什么有趣的、重大的研究成果，都不可能与世人分享，或说得更极端一点，人类已经毁灭了，只剩我孤伶伶的一个人活在这世界，那么

——我还会再做数学吗？

## 五

我诚实地想这个问题，让自己完全融入那孤岛的情境，慢慢的，我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回声：我不会再做数学，我会把数学相关的一切东西烧掉。然后……

我不很确定自己会不会想活下去，但我肯定不会再做数学。然后，我会怎样？

也许我会天天坐在海边发呆，最后自杀了事——请神的信徒们不要太快下结论，指责我因心中没有神，才会如此绝望。

也许我会学着小鸟说话，诱引她们靠近我，与她们成为朋友。也许我会几天几夜静静地躺在地上，眼睛望向天空，却倾耳谛听草丛里花开的声音。也许我会在地上画些美丽的画，希望蝴蝶蜻蜓能飞过来看得懂我画些什么。如果附近有狼或野犬更好，有了这些伙伴，我便会活下去，不会再想要自杀。

——但我肯定不会再做数学。

换句话说，纯粹为好奇而好奇，为研究而研究，为创造而创造，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。创造之外，我会希望与人互动，与世界互动。对于创造工作者，同行之间相互讨论、相互欣赏、相互批评、相互肯定，是不能缺少的。如果人没有互动，创造便失去动力。创造不是人孤立的旨趣。

有个心理测验题目是：“如果你有机会与古来先贤大哲见面，向他（她）问个问题，你会挑谁？你想问什么？”

我不会挑爱因斯坦。但爱因斯坦很喜欢读叔本华（Arthur Schopenhauer, 1788—1960），他说过：“我与叔本华看法一样，认为人从事文字艺术或科学的最大动力，就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的粗糙与单调，所以才躲入一个四周布满创造的世界。”

他这样说，因为他对世俗平庸的生活琐事或无聊言语感到厌烦。但他还没有真心去挖掘自己从事科学创造的内在动因。依那心理测验的问答，如果爱因斯坦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会问他：

如果人类已经灭绝，只有你一个人活在这世界。那时，你正从

瑞士专利局走出来，抽着烟斗，步上伯恩（Bern）空旷无人的街道，街道上的店面依旧，橱窗里仍然摆着种种服饰，格架上仍然放着新鲜的面包。你不愁衣食，只是到处都空荡荡的，没有人影。即使你从瑞士跨过边界走到地球的另一端，都空荡荡的，没有人影，亲爱的爱因斯坦，请问：你还会沉浸在四度时空之中，还会那样充满热情地想找到相对论的基本规律吗？

我很想知道爱因斯坦会怎么回答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去思考大江所提的“与世界相联结”是重要的课题：

——“与世界相联结”是不是人活在这世界的必要条件？

——“与世界相联结”的真正含义，是什么？

## 之二 如果死亡只是像睡梦

### 一

有一天我十四岁大的儿子询，从学校放假回来，对着我说：

“人为什么要活着？我知道我不会自杀，因为我怕死。但如果死亡不那么恐怖，如果死亡只是像睡梦，像上床睡觉，人一入睡便平静地死去，那么我会不会自杀？如果不会，我一定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才活下去吧？”

“不是为了你有你爱的父母，你喜欢的朋友们，而你舍不得离开大家？”

我这样回答。

“但假如我是一个孤儿，没有父母，也没有人要理我呢？”

我们沉默无语。半晌，询又接着说：

“我不是要问你答案，我只是在问我自己。”



这是历来哲学的根本问题：

### **人为什么要活着？**

对于这个问题，每个人心中多少有一点自己的答案。但没有人知道共通的答案，或者说，这世界不存在着一个普遍的、完整的、适合所有人的答案。

我年轻时也常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几十年过去依然没有答案，所以在询出生时便给他取“询”的名字。那时为了征得他母亲同意，写了一张便条：

询问是科学的起点，  
文学与哲学的终点。

人生的姿态丰富多变，命运诡谲不定，到最后人也只能无语问苍天。抽象的思维无法回答人为何存在的根本问题。文学与哲学的终极问题，终究是无解的问题。

但要真正厘清“孩子为了什么去学校”，我不能逃避有关人存在的根本问题。

大江健三郎从他自身及儿子光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思考的面向：

**为了与世界联结，进而反观自己，了解自己。**

我则换个角度，讨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：

### **人存在的原始旨趣是什么？**

对我来说，在维生之外，创造（creation）是人的原始旨趣，而互动（communication）亦然。“维生”、“互动”与“创造”，三者是人存在的三个支架，也似乎是人类天生所共有的原始旨趣。

哈贝马斯（Jürgen Hagerman）曾谈论过人类的原始旨趣。他从